周官析疑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四

司民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重民命司寇獻數之本義也而大宰之制國用大計羣吏必據此為根柢以制財用則知其都數足矣以攷吏治則彊邑區分殷耗各殊辨之不可以不悉也必異其男女者九州風土別異所生男女或相倍半知其數則所以作其配偶

任以作業者。政教必有調劑。如多男之地則課以耕牧多女之地則導以蠶桑之類。故三年大比。內史則據之以贊大宰攷吏治。司會則據之以贊大宰制國用。而職方氏所以具知九州男女多寡之數。亦由積年較比而得其詳也。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王拜受者一。則賢能之書一。則萬民之數蓋國

非民不立民非賢不治民爲萬物之靈而賢能
尤萬民之秀王所受於天地祖宗者莫重於此
故拜而登於天府　小司寇職曰內史司會冢
宰貳之以制國用者以民數之殷耗而制國用
之多少也此職曰以贊王治者以民數之殷耗
而考政治之得失也　李鍾僑曰漢文帝一歲
斷獄數百而武帝時乃數萬周公置司民於秋
官而獻民數以司寇使王知生齒不可耗於刑
殺而使民遠罪宜有道也

司刑

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

罪之重至大辟而止矣惟盜賊則不止於殺而奴其妻子惟七十與未齔者不爲奴故別見於司厲而不列於司刑以示盜賊而外更無從坐之法也葢非耄與悼任其天屬爲邪惡而不能匡其將入於盜賊也不以告於鄰里使收教於圜土而共私其姦利則罪固宜有所分矣

司刺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宥、謂流放、尚書流宥五刑、春秋傳鄭放游楚於吳、子產曰宥女以遠是也、春秋刺公子偃、小司寇聽民之所刺宥、則當以刺爲殺、此經曰三訊、又曰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則不宜以殺爲義。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三訊而後決者、非惟慮其失入、亦慮其失出也。

三刺、蓋以情罪之可疑及羣士司刑所議之不

齊者訊也、羣儒多謂訊之而皆曰可殺則殺之、否則釋之、非也、以萬民爲本、參以羣臣羣吏之說而折以情理之中、或從其多、或從其少、不必羣臣羣吏萬民皆同辭也、下經云然後刑殺則四刑之疑者亦用三刺、亦不宜獨以殺言、三訊之文凡再見者、司刺先汎訊之、其有所建白者、小司寇又親訊也、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李光坡曰、不識者僻陋之人、未識國法、非下文

生而惷愚者比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幼弱老旄連坐而惡非已作者爲多如司厲所謂七十及未齔者是也惷愚則懵然無知或爲姦人盜賊所誑誘指使情本可矜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易所謂赦過皆此類耳管夷吾以赦爲奔馬之委轡蓋自周有亂政五刑皆贖諸侯放肆徇私從欲縱姦宄以賊無辜故極言其害而秦漢已後識治體者皆以赦爲戒也

以此三讞者求民情斷民中

三刺、所以求民情也、三宥三赦、亦曰以求民情者、求其情而不在可宥可赦之列、然後罪無所疑而中可斷刑可施　求民情求所犯之情也、斷民中、則於羣臣羣吏萬民所復之參差不齊者、而斷以理之中、即中庸所謂執兩端而用中也、

司約

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

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六約據注疏皆典法則之所須也不宜有約劑約劑者兩相爭而質成於上者也故書於宗彝丹圖而有訟則𠋣藏神民地邦國之約也治神之約如山川為兩國之望而巡狩柴望所共犧牲玉帛之賦不齊治民之約如兩國接壤而相要毋受逋亡毋掠邊鄙故違其約於王室也治地之約如春秋傳鄭宋之間有隙地為成而虛

之或江河移徙壤地或進或蹙而定其疆植者

功器摯萬民之約也功功役也如洫澮畛涂比

邑共之而功役不齊地所產器比邑皆上供而

爲數不齊故逹其約於官府也治摯之約如昏

姻既入幣以死喪遷徙易期恐後有變而預聞

於官六者皆事之變也若典法則之常則何約

劑之有不分邦國萬民而統言之者治神之小

者萬民或有之治功之大者邦國或有之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

此經所謂宗彝、與尚書異、蓋宗廟之典冊也、約劑全衆。非六彝所能備載。且有訟則辟藏。數啟宗廟而視祭器。非義所安也。其義與鼎之有銘異、銘祖考之功德於祭器、宜也、邦國萬民之約劑、而書於天子之祭器、何義乎、況祭器有定數、而約劑日增、將因約劑而別增祭器乎、其不可通明矣、丹圖如春秋傳著於丹書之類、亦冊籍也、

司盟

掌盟載之灋

盟者載其所要之辭於策謂之載書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貳在司盟故云載在盟府其正則與牲俱埋矣王氏昭禹謂其正則藏於天府天府並無此文安得以臆揣乎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萬民犯命必國之大事如甯武子宛濮之盟以

國人多直元咺而貳於衛侯、子產請焚載書、以
、安反側也、詛其不信者、則事微而人亦無多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
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
旣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司約辟藏、不信者服墨刑、而此則使之盟詛、何
也、司約所謂不信者、所訟與約劑不符者也、其
或約劑符。而歷年久遠、情事別有變詐。而無質
證、則使要言於神以懼之、又使其地域之衆庶

共牲與酒脯則或有知其實而相質證者。且使爲變詐者懼不見直於鄉里而他日不相保受也。

職金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所受入征之金錫入於爲兵器之府者鑄造之用多非入征不能充金罰貨罰則入於司兵者繕脩之齎少則罰金與貨可給也既以金罰貨罰入於司兵而槀人齎工不受財於司兵何也

明矣王氏說未安

司圜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不虧體疑即掌戮職所謂髡謂既毀而髮仍可蓄也惟髡故無冠飾

掌囚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王族適甸師氏示刑殺可質諸七廟也有爵者適甸師氏示刑殺可質諸天地百神也

掌戮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焚酷於辜殺王之親其律尙輕於殺其親者聖人立法所以仁至而義盡也今律不孝不弟列逆叛之前義亦如此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

不曰盜亦如之而曰刑盜於市者刼請攘竊之盜無傷於人刑或止於刖劓也上言凡殺人者

則殺人之盜已具其中、首舉賊諜外此雖析
殺不磔也必及焚辜裂其體而不磔如牲之髓
辜也殺人者與盜則惟斬殺而已 李光坡曰
殺就市宮就蠶室餘刑就屏處所謂五服三就
也若盜則刑亦於市異於平人之犯罪者
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
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軍旅則有斬殺田役則有刑戮也田以習軍旅
故鄉師巡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春秋傳孟

諸之田、楚申舟扶宋公之僕、是也、役亦有刑戮者、如壞隄防以災民、倡訛言以驚衆之類、是也、經統言斬殺刑戮者、軍旅之小罪、亦有刑戮、田役而作姦犯科、惑衆害民、亦或斬殺以徇也、殺人刑盜、既曰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此又特起亦如之之文、專指王之同族與有爵者而言也。蓋古者大田大役、皆大司馬涖衆屬植、以軍法部勒徒庶、恐疑在師中則戮於社。田役之刑、各徇其地。故特著其亦於徇師氏也。易氏被

謂軍旅田役之斬殺亦掌戮司之則無待於重
言歐陽氏謙之謂亦踣於市刑於市則更謬矣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
囿髡者使守積
記所謂公族無宮刑蓋議獄時不當以宮而降
從劓刖耳先鄭以髡者爲司圜所收罷民似可
通其不冠飾而墨幪疑即爲其髡也蓋能改者
反其州里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其罪不至殺
而又不能改者州里莫任將焉置之則長髡而

使之守積宜矣反於州里者髮仍可蓄是之謂不虧體也其罪輕者則但加明刑而無髡法與

司隸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下經別列四翟之隸所共職事則上所列諸事皆役罪隸明矣蓋以四翟之隸而爲百官積任器役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非其所習遽人觀德而使役煩辱事體亦不宜且四翟之服事於下刖者其數不應衆多以役國中庶事兼搏盜

賊掌囚執人則力有不暇給惟罪隸則百二十人之外實繁有徒以力則能給以事則易習而體亦宜之曰帥其民正以見罪隸之爲國民而別於四翟又以包百二十人以外之徒衆也

罪隸

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凡有守者即盟者守門兆者守積之類蓋彼既不得去守則宜有聽其役者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盜賊之子、其類姦兇、又親戚爲戮、不宜俾守王宮與野舍、故司隸通掌五隸、而守王宮與其厲禁、獨舉四翟之隸、此爲閩隸下錯簡無疑

閩隸

掌子則取隸焉

舊說俱不可通、疑此本罪隸之文、而二職互譌也、古者官人不世、則罪人亦不宜世、以盜賊極惡、故男女從坐、然取爲隸者及子而止、則易世而後能爲農工者聽之矣、假而罪隸之苗裔遂

世世爲奴則其族蕃滋而隸員有限將焉用之必舊入者脫籍新犯者繫焉然後罰無重苛而人樂遷善取隸及子而止則隸所帥之餘民亦止於子不待言矣

貉隸

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與鳥獸言即所謂教擾之也能言之鳥必人與之言而調習之猛獸媚養已者命以起伏動雖則應焉蓋久而習於人言耳

閩隸所養非畜鳥也貉隸所養非常獸也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乃列職以養之何也一切禁之則側媚之臣轉得招爲奇貨以啗其上故列於六職以示其物爲無奇掌於裔隸以示其役爲甚賤正所以止邪於未形也

布憲

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前言憲邦之刑禁者、註所言懸於畿內、下所言、
懸於四方也、大司寇懸刑象於象魏、布刑典於
邦國都鄙、小司寇又兼大司寇之五刑、士師之
五禁、而宣布表縣之、士師又帥其屬而憲禁令
於國及郊野、復設布憲之官、以申嚴大司寇之
刑典、小司寇士師之禁令、蓋先王明罰勅法、欲
吏遵民喻而不厭其詳如此、

禁殺戮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

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鄉野公邑都家守士之吏、層累而相督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政有常經、似無庸別設此職、蓋周公建典、承商辛之弊俗、脅權相滅、無辜籲天、不得不多爲之防、使有所懼而不敢逞、且六官之典、通行於海內、楚粤蜀閩阻深僻陋之區、互相讐殺而不告於官、雖近代猶然、則此職之設、慮事詳、憂民遠矣　職司斬殺戮、而所告無斬殺戮何也、傷人見血者必告、則相殺不待言矣

捩獄遏訟乃鬬傷殺伐之漸嚴此三者乃所以禁殺戮也其既相殺戮者則以歸於士而罪在大辟亦不待言矣

禁暴氏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正者使人慴伏而從已也亂暴之民以力求正而不依於理法戰國秦漢任俠姦人是也

野廬氏

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叙而行之

春秋昭公八年蒐於紅穀梁傳御轚者不得入蒐注轚挂則不得入門又國策車轂擊

掌凡道禁

國野之道廬宿路室候館之委積地官遺人掌之而不使兼掌道路之禁令何也凡民之有罪過者可使有司治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若道路宵晨暫遇姦宄非刑官之屬巡察監視隨縛而刑之不足以肅也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國之大事、既脩除道路、復特言大師埽道路者、脩除特平治之埽則凡餘糧之棲畝、芻薪之露積雞豚之布路者、一切埽清之、以絕寇攘爭奪之端也

蜡氏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任人雖歸州里三年不齒服飾尚異於平民故與刑人同禁

雍氏

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

曰國稼者溝瀆澮池本以利通國之稼也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澤地水至則陷未至既過皆可耕種若規爲洿池則其地永沈沒矣故同於山之爲苑而禁之以作無益害有益也　溝澮山澤並掌於地官

而復設此職以掌其禁令何也地官教民以興其利利之所在或專且爭故使刑官之屬董之又所以靖民而去其害也

萍氏

幾酒謹酒

詩曰無酒酤我蓋惟大夫以上祭祀乃及時命爲酒則士庶人祭祀冠婚力或不能自造亦不禁市沽但宜有限量耳幾酒蓋苛察其無事而漫作者謹酒則戒飭其因事多作及市沽而溢

於禮事所宜用者與、

司寤氏

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夜之長短不同而星出之早晚亦異、月令每月記昏旦中星以正時亦以分夜也農民行旅見某星至某方則知爲某時不惟昏旦所見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晨則門關已啟故見行者而禦之宵則遮閉以禁過而已

司烜氏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

南方火位也故司爟通掌四時改火出納火之令職主於市火之利而不掌火禁其曰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蓋因布令而及之使民知避其害非火禁也火禁如用火之地救火之法以及夏毋燒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以刑官之屬掌之使民不敢犯也軍旅之火禁以刑官脩之者非軍刑所及也司烜掌明火故並共

墳燭庭燎以爲刑官之屬故并爲屋誅之竁焉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

古者教化彰明士大夫相厲以禮有爵者及王之同族而罪在大辟乃罕見之事故曰邦若屋誅以示非常刑也所以爲明竁者播於衆兆使邦王乃不得已而行天討又使親者貴者知身被刑僇且遺羞於子孫則人自懼矣　冢人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正爲此也蓋不惟王族及公卿大夫之兆域不宜有此以汚辱其先人

卻庶人淸門亦用爲恥故使其子姓親戚別葬之而有司爲明竁以示懲焉

條狼氏

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

士師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此注兼祭祀非也祭祀之誓戒無所用殺轘之刑且大宰掌之大司徒涖之非條狼氏所及也　朝士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與此職異文何也朝士所掌外朝也故呼百官使就位又辟胥徒萬民使無

捶、雜此職掌王出入則身執鞭以趨而辟止行者耳故於誓亦執鞭以趨於前

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僕右不用命則敗績故其法重既曰僕右又曰馭蓋制馭一軍者即軍帥也發命不衷出謀不審則以國予敵故其刑更重於僕右大夫則師帥旅帥也事有當關白而不關者則鞭之鞭作官刑故也師謂百夫之長族師鄙師以下衆士

也故其法未減於大夫誓邦之大史曰殺小史曰墨乃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春秋傳晉楚之君在行其出謀發命者皆主將則大夫以下皆關於主帥至周官之法無問王在師與否掌其戒令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者皆大司馬則所關者大司馬及本軍之帥也　邲之戰楚子及三帥皆聽於令尹孫叔敖乃古遺法　先鄭之失後鄭已辨之而賈疏又失其義　疏以大僕贊王鼓故謂馭乃御車者不知僕右謂戎僕戎右也御者瞬息心不在焉則

車且駭敵且及矣何暇贊王鼓哉大僕與王同

車宜居鼓下而法亦宜輕於僕右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五

脩閭氏

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凡吏士皆有常饟而宿衛守互擊欜者中夜巡徼閔其勞故官與穀米使爲粥以共夜事脩閭氏巡而比之因比其追胥者以行賞罰也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脩閭氏與野廬氏同掌道治而所禁各異何也

國中有徑踰而無橫行在野則逐捕盜賊及行旅行衛兵革不可禁道路寬廣而行人稀且有風雨之急而投廬宿馳騁不可禁曲禮入國不馳則國外可馳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閭亦有互王政之周於守禦如此

冥氏

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

楚辭九章設張辟注辟謂機矢張謂罻羅即此

經所謂弧張也、

庶氏

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此官僅下士一人、故人有能敺蠱者、則令之而比次其術之高下、

穴氏

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蟄獸穿不易得、各以其物火之、蓋物性各有所畏故令觸其煙焰而不能藏也、

翨氏

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摯獸猛鳥、特設官以攻之者、非獨慮其害於人。亦所以安衆鳥獸。而使之生息蕃滋也。

柞氏

掌攻草木及林麓

柞氏攻木、薙氏攻草、皆主苑囿之官、若畿內林麓、欲化為穀土、或以貧民居、則第掌其政令、下經凡攻木者、掌其政令是也、

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此示人以攻草木林麓之法也、凡草木陰陽和則滋生、陰陽極則敗絶、夏火盛而又火之以絶其陰、冬水盛而又水之以絶其陽、則萌蘖不生、根株腐爛、而土可化矣、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既以水火變其萌芽矣、俟其火氣之旣得而水之、俟其水氣之既浹而火之、又所以使之相劑

相成故土和美而可種植也、

薙氏

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夏草盛聚其蔟而刈之故曰夷、秋百穀皆熟、恐以薙草傷損實。故引繩以遮列、而後芟其甽中之草也。冬則耜以反其土、草根在上、則春不復生、

硩蔟氏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此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翦氏

凡庶蠱之事

庶氏掌除毒蠱蠱之病人者此職庶蠱蠱之病

蠹物者

蟈氏

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

凡水蟲無聲

或以灰灑之、或以煙被之者、郊廟朝廷學校。嚴

閟之地。乃絶其類。若會同師田所暫止。則使之

無聲可矣。曰水蟲不獨鼃黽也、

壺涿氏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

死淵爲陵

此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庭氏

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專言國中者若山林田野則不必禦也曰鳥獸者既不見其形則不辨其爲鳥與獸也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若神也以下劉歆所增竄

銜枚氏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

命凡執事者若郊祀則扈從及道所經皆令焉

注主字疑誤

禁嚻呼歎嗚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國中之道謂廣路通衢若巷歌巷哭固不禁也

野涂無禁以不能徧禁也

伊耆氏

軍旅授有爵者杖

將軍杖鉞羣帥皆執兵其有事於軍中而不親

甲兵者如小宗伯肆師大師大史小史師氏之

類則不論其年齒皆授以杖用以別於卽戎者軍中自主將至公司馬皆各有所統之人所司之局故不任軍事則別之曰有爵者　觀此益知無誓大史小史以墨殺之理

大行人

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春者事之方始秋則功可以成夏則事旣始而

功未成故使陳其謀猷冬則此歲既終而來歲更始百事皆宜討慮也　諸侯至以春則用朝禮一歲之中其國應行之大事如遷國邑治川防建國卿及有罪廢黜之類則以告於王而方嶽中應行之事王亦以詢其來朝者故曰以圖天下之事也至夏則農功方殷其國內之事無可圖者而方嶽中有未協之事情四方有未定之事故則各效其謀以聽王之采擇焉故曰以陳天下之謨至秋則農收畧定職貢可差獄訟

多成庶政可致故曰以比邦國之功至冬則來歲之宜皆可預計如諸侯慮凶荒則王為之議賙委諸侯慮寇戎則王為之籌備禦不獨王與之協且使方嶽鄰封皆與之協故曰以協諸侯之慮也然分四時以制法亦舉其大畧非截然各不可通先舉春秋而後及冬夏者夏暑雨冬祁寒宗遇者必少惟春朝秋覲為多、大司馬職惟春振旅秋治兵列諸侯之旗鼓月令惟春秋迎氣列叙諸侯冬夏則無之且於季夏特著不可以合諸侯又因此可見宗之禮從朝遇之禮從覲也、見鄭

法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春秋傳曰有事而會若一州之中有犯王禁者則必召其方伯連帥以聲討而發禁焉曰四方者不論何方非徧發四方之禁也施政即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所施削黜流討加地進律諸大政也。施典於邦國每歲正月又和而布之舍巡守則無特施於天下之政注謂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尚恐未安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

卜是巡狩雖以十有二年為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改卜也既可改卜何爲徧召天下之諸侯多此勞擾如謂六服殷見可俟十有二年之後則更無是理其或王既篤老或嗣王冲幼又或王方在疚兼大親喪疾不可久遠必酌徵州伯卒正連帥之忠誠夙著威望久彰者州各數人以定議而發命焉如舜攝位而咨十有二牧之類其餘五等諸侯皆仍其朝覲宗遇之常期尚或可通　經每連言大朝覲會同蓋或以來朝者衆而舉之或於常朝之外因事而特舉其因

巡守而會同者、即十有二歲之殷國、周頌哀時之對是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

邦國有交相惡者當衆聘、其國卿皆在故論使解除、注謂諸侯使大夫時聘王、親以禮見之、非也、易氏祓已辨其誤但所引鄭游吉語於經義無當蓋靈王之喪晉侯宜行而使段印往不可以爲時聘之證 按春秋傳晉鞏朔獻捷於周、王使詰之曰不使命卿鎭撫王室、則是不命之卿、不得上聘王朝、況大夫乎、小行人凡四方之使者、

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小國之卿、王所親見者鮮矣、下經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謂列國相聘與從卿而聘於王朝之大夫士、牢積皆遞降耳、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此與典命之文互備、以典命見分土惟三。而列爵五。則儀亦五。如圭璧之異制朝位之有差是

也。以此此經見儀雖五而命則三。故饗食饔積。惟分三等。

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

陳氏傅良、易氏祓、謂王行四十五步以迎賓、賓四十五步以朝王、非也、經言、公立當車軹注推、之以爲王立宜當軫、則賓主皆立於其所、然後陳擯傳辭、諸侯趨而進、或近王數武、而王乃少前以就之耳、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

張曰趙曰聘禮受圭之後繼以三享中無間事覲禮亦然將幣卽受圭三享卽受享乃一時之事並在廟中車迎之法或見於朝宗而今無考耳

擯者三人

服物采章諸侯之所服也牢禮饗食王所以禮賓也非各用其命數不可惟擯者之數則用其半以示在天子所則有所屈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

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眂小國之君

天子旅見諸侯故有此禮蓋六服之國未能同時而至一日之內交擯將幣三享禮賓成禮亦不能多人故時其衆寡而旅見焉然後館舍可以遞容饔積可以間致訝勞可以徐周此朝覲宗遇所以必不可不旅見也魯侯國而旅見滕薛之君故春秋並書以志非禮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

士皆如之

注謂諸侯之卿朝位步數亦下其君二等恐未安諸侯來朝天子以車迎故有朝位步數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三職惟有大賓之禮事則國卿入聘王親饗燕者必甚稀矣惟聘享正禮必積至衆多而後王一涖焉其位不過序立於門之內外及中庭耳安得有七十步五十步三十步之車位哉小行人職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雖聘享王亦不親矣六服聘頫之

事日月無虛若朝位交擯幣享王禮一如其君而下二等不惟王不能堪而王國之公卿大夫士亦日有不暇給矣　諸公三饗三食故惟叅之孤尚得與饗食侯伯再饗再食下二等則無饗食而惟致饔積可知矣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

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衞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

舊說虞夏之制天子巡守之明年諸侯各以其方歲見四載而遍此經注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皆非也果爾則或一歲而空一方之諸侯或一歲而空一服之諸侯其國或大喪大札水旱寇戎將棄而不理乎竊意周制侯服最近故每歲一見而遍甸服地較遠分國

較多兩歲中各以其時其事一見而遍男采衛要地愈遠分國愈多則期愈寬所以順人情便國事也虞夏之制亦大率類此成王之崩事在旬日而康王之立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六服皆有朝者可知矣舜典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則非一方之諸侯可知矣　尚書六年五服一朝言六年中五服皆朝以徧非謂僅一朝也其不言六服者以徧朝爲言故侯服每歲一朝者不數

也與周禮本可通春秋傳叔向所言乃雜舉古
制及文襄之憲令耳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
於九州外之蕃國曰世世一見則夷鎮二服不在
九州內者朝聘之禮聽其自致而無定期可知
矣六服之國具列常貢則夷鎮二服聽其朝聘
而不責以常貢可知矣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
聽聲音

辭如致福告喪及自通於尊長儕輩之禮辭命謂稱於君大夫自稱稱人所舉之號名如曲禮少儀所記是也象胥贊史亦王使至其國而屬諭之注謂皆聚於天子之宮未安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小行人職適四方達六節成六瑞則前王而巡者其小行人與觀此經十有二歲與尚書周官正合注謂十二歲王不巡守而後殷同非也

小行人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大行人曰禮儀小行人則曰禮籍者書曰享多儀百辟來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儀賓而見之所尤謹者儀也小行人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不過按故籍以時饗食致飧積而已禮籍即司儀掌客所列二官既分掌其事而小行人復通掌其籍者以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其籍已豫具也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

禮之
職貢雖有常而必時其歲之豐凶以爲贏縮故
待歲之貢至春而後入之月令制諸侯貢職之
數以季秋蓋農收備入而後其數可定也功謂
治國事之狀至秋則歲功成刑獄決凡治之狀
可按驗矣故獻之　入貢獻功將命必國卿也
故王親受之即下文所云大客則擯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將幣爲承
而擯

大宗伯惟將幣爲上擯則郊勞　館宜使他卿故小行人爲承而擯擯者三人則嗇夫爲末擯見覲禮必擯者五人然後肆師佐小行人承而更以士充其數　國語卿出郊勞覲禮王賜侯氏命諸公奉篋服則郊勞宜使卿覲禮第舉皮弁而不目其人必已見於朝宗之禮也疏云使大行人蓋據覲禮鄭注而鄭注亦未知何據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大客謂大國次國孤卿之命於王朝者小客謂小國之卿也若蕃國之使臣則協其禮傳其辭言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者象胥之職也行人何與焉惟其為小國之使臣然後有言欲達則以幣將之若蕃國之君雖入朝有摯而無幣況使臣乎　以是知王朝於諸侯之聘使惟致饔積而無饗食也蓋惟大各有所欲言王乃親見而小行人擯之小客雖有言不見也千百八國歲時聘問旬日無虛即使

公卿大夫饗食亦日不暇給尚何暇治王朝之政共朝覲宗遇之大禮乎故專掌於小行人而列職者四人俾交相代而無滯壅也　大行人兼掌大客之儀而謂王朝於聘使無饗食之禮何也儀之所包甚廣小行人司儀之擯相掌客之陳數皆大行人所總領也公之孤比於小國之君亦得一饗義亦可包而其事甚希上公以外之聘使則槩不得與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

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賓客來享來王不患儀之不協其邦交則恐以地之僻遠國之彊弱有過恭過汰而違王度者故使小行人適四方以協之所以消患於未萌也覲春秋中列國會盟之次朝聘之數則王迹旣熄九儀不協之明徵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無玉節者、此所達惟使節、邦國所守、非所及也。
都鄙用管節者、别於畿內之都鄙、蓄儲等與、則
節自不得而同也。無貨賄之璽節者、國中所用。
亦非行人所及也。賈氏引司關職、謂貨賄同用
符節、非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即璽節
也。果同用符節、則璽節何所用乎。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
子用穀璧、男用蒲璧。

此適四方之事、而首舉王用瑱圭者、典瑞職瑱

圭以徵守、則亦應使邦國知其形制也。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此五者其四大宗伯所掌凶禮其一嘉禮也。復列於此者、設所至之國有此則令鄰國供具。而後以復於王。故其文次於使適四方之後也。蓋凶荒之賙委、師役之槁襘、必待奏請則緩不及事。卽適遇其國札喪禍烖福事、亦必於常禮有

加禮意乃洽。且札喪禍烖福事之小者、或不敢以聞於王朝。而王使適遇之、則不得爲非聞也。者而過之也。治其事故者、酌財用多少之宜、施行緩急之節。以及興發調移之法也。 或曰治其事者、行此五者之事、宜治其故者、慶賀哀弔、或致辭、或兼幣玉貨財、若賻補賙委稾禬、則或取於閒田所儲偫、或取於同州鄰接之國、以當其職貢也、 小行人所至之地、適有師役、則所令止於槁禬、若出師起役之令、則大司馬布之、

或遭圍敗則依禬禮而命行之蓋救患分災不宜遲緩故不待奏請期報若寇亂則所以恤之者多方必王及六官詳議之非行人所得專令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敎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天子省方、所以清問萬民之利害也、知其利害、
然後可聚所欲、去所惡、而諸侯之功罪、率以是
爲準矣、虞書及王制、所列巡守黜陟之大政、無
出下四書之外者、惟札喪凶荒、出於時變、而其
君臣所以處此、必有辦矣、至於厄貧、則萬民之
利害平時漫不省憂可知、故五者皆所以定諸
侯之功罪也、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十有一歲、小行人使
適四方、無國不到、所以實察諸侯之治狀也、王

所至之國、其君臣皆有事焉、殷同於方嶽、五等之國及附庸畢集、惟恐或愆於儀。故首協九儀賓客之禮。行人出王畿、即當達所經道路之節。故達六節、次之。王至方嶽、首輯五瑞。故成六瑞次之、諸侯各用享於王、故合六幣、次之。凡行人過賓之國、有吉凶事故、必加禮焉。以示王與天下同其憂樂。故令賙補、以下五事、次之。王之巡守、將施加地進律、及削絀流討諸大政、故以萬民之利害、以下五書終焉。王在方嶽、未能徧至。

羣侯之國而察其治狀之實也故先期使小行人每國別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聖人制法凡事必旣其實而不徒以其名所以能周知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司儀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

凡朝覲諸侯將幣王禮諸侯皆於廟無所為壇儀禮覲禮既終附載為壇帥諸侯以朝日反祀方明乃此經所謂合諸侯大宰職所謂大朝覲會同也鄭氏鍔易氏祓見覲禮稱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遂謂凡朝覲皆有壇不知饗禮乃歸以前覲禮之本文也饗之禮之而歸其

國則覲事終矣、復言諸侯覲於天子、爲宮云云、乃記者更端、畧舉祀方明之禮、事不具、文不屬、蓋會同之禮已亡、姑述所聞以附於後耳、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詳諸侯諸臣之相爲賓、而畧天子之禮諸侯、第曰擯之各以其禮者、其禮已具大小行人職也。

羣儒破注義、謂將幣與禮賓仍在廟、非也、惟諸侯衆至、廟不能容、必爲壇而見、然後受幣與

禮賓可同日而畢事耳亦如之謂自將幣致享及祼賓皆各於其等也若既見之後仍一一將幣於廟而禮之不惟曠日彌久廢時失事無取於爲壇而見所云亦如之者又何所指哉

王燕則諸侯毛

獨舉燕禮者饗食已見大行人燕示慈惠尙齒而不序爵禮尙相變也故於司儀著之行人不言燕者饗食正禮在廟必一舉燕則王加厚然後親焉賓客職三饗三食三燕弗酌則以幣惟致之諸侯相爲賓且然天子可知

會同無廟中饗食必衆燕於壇宫儀象不出門

謂諸侯無故而相饗於野外耳會同受玉禮賓

皆於壇壝宫則就此衆燕可矣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

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不言王禮諸侯之儀而言諸侯之相爲賓何也

言王禮諸侯或疑相爲賓之有同異言相爲賓

則王禮不待言矣蓋各以其等爲之數無可增

損也且於其上揭王燕諸侯則毛則饗食饔積

送逆登降揖讓辭受之儀。各以其等數。而壹同於相爲賓可知矣。諸侯之邦交、於大行人之終畧見其凡、其禮儀則詳於司儀、其共具則詳於掌客、義各有當也、大小行人所掌、皆天子所以禮諸侯也、其鄰國相爲賓相爲客之儀物、於行人見之則義不安。不於司儀及掌客具之則無其所矣。

及將幣交擯

此諸公相賓、下經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疏皆以

將幣爲用圭璋、則大行人職之廟中將幣三享、亦爲正行朝禮受玉可推、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

主君出送、以車從、備賓退乘以入、且若將遠送、故賓辭也、及三辭則賓告辟、以主君將拜、驅而辟之、不欲見主人之拜也、主君再拜、嘗在賓告辟後、而序於前。見賓告辟時、主君即拜、而賓已辟、然後主賓之敬、皆由盡而各得其安也。如繫于拜於告辟之後、則似主人亦不欲賓見其拜

矣、入時自大門外步行入廟、故三揖三讓也、
出時亦步行至大門外、送升車而別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注謂六禮惟饗食速賓、其餘主君親往、非也、冠
禮之賓、儕輩也、鄉飲酒之賓、鄉大夫所治部民
也、主人猶親速、況敵體之國君乎、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
主君親郊勞致館而拜禮不及、何也、二禮以拜
其來朝之辱也、賓入將幣、則已拜主君之辱矣。

此正禮之相答。故不數也。不言拜還圭者、還圭與致饔餼同時也、不拜致贈與郊送者、亦答其來朝之正禮也、賓入辭而主君出贈送、則遂行矣、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此總言賓答主人之節、繼謂隨而答其禮也、主君郊勞致館、賓隨將幣而入享主君致饔餼、隨而拜其賜、主君速饗食、隨而拜其勤、如主國之禮、謂弁服擯介進止揖讓登降交拜辭請還辟

之類注所謂儐主君之幣玉亦在其中

則三積皆三辭拜受

注謂侯伯之臣不致積據聘禮無致積之文然此經曰凡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不應無積可知矣　王氏詳說謂有積無問異於國君下經問君大夫則問聘者亦在其中非也大行人掌客職之問承饗食饔餼之間而問以脩脯也此職所謂問則始見聘使而問君大夫無恙混爲一事可乎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

使者亦三辭而後拜受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聘禮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賓入門左公再拜客辟不答拜卽乜拜逆客辟也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此以三揖約之也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

庭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卽此三讓也公升二等賓升西階西東面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卽此客登拜客三辟也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出卽此授幣下出也不敢拜送幣者奉君命以將事不敢當君也故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

及禮私面私獻

王氏詳說謂私覿私面之幣皆已物而以聘禮證之非也內府職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

物而奉之、校人職、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則凡幣物皆官給之明矣。即以聘禮言之、宰書幣、命宰夫官具。特言官者、正以明私覿私面之幣物皆官給耳。既返國、正使公幣私幣皆陳、上介陳公幣、羣介不陳、蓋正使卿也、故陳之以示體國之義。得君命而後以私幣歸上介、已下、則不敢偏陳以煩君之命耳。乃用此以爲私覿私面幣皆已物之徵、則義更淺狹而不可通矣、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而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

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必出中門而後問君大夫者諸侯相爲賓則主君郊勞今郊勞不親故出廟而後問示不敢即安若欲就客而問之也旣曰再拜對又曰辟而對者前對問不恙後對或別問君之所爲也後曰君答拜前第曰君拜者非答客也問其君之起居不恙則如親見而拜以致敬也或謂廟中禮敬不可及其餘故出門而後問非也私面私覿皆於廟而反不可問君大夫乎

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注謂饗食亦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者非也、
所以如將幣之儀而異於郊勞者正爲君親饗
食故與將幣見君之儀同耳若大夫致之則當
如郊勞之禮矣還圭主君弗親而亦如將幣之
儀者將幣以圭則還圭者兩國相答之正禮也
雖大夫致之若主君之臨而已不敢答禮焉故
聘禮迎於門外而不拜猶將幣時主君拜至客
辟而不敢答拜異於郊勞之拜辱也聽命受圭、

負右房而立、猶授幣不拜而下、異於郊勞之聽、命下拜登受也、其儀與將幣不同、而曰如將幣之儀、謂不敢答禮如親見主君而受命耳、郊勞曰禮者、有儐使者之幣、故兼儀與物而言之、王氏志長謂還圭圭君親之、亦無稽之談、聘禮有明文、豈得臆爲之說、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

使者將返、主君乃就客館送之、所以答聘享之正禮也、故主君再拜者四、若使者出迎而不敢

答拜是安受之也既出迎而辟猶不辟也故賓
辟於內侯主君既退而後從拜於朝

明日客拜禮賜

聘禮之終所以言三拜乘禽者以主君之饔餼饗食夫人之歸禮明日客皆拜賜所未拜者惟日賜之乘禽耳故於廟辭而總拜焉此曰禮賜自不得遺禮而專言賜且賜亦不止於乘禽凡致禮所將之幣及饗食燕之酬幣侑幣皆是也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

儀亦如之

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具詳司儀何也大小行人掌客所司皆王朝賓客之事也故圭摯車服常纓祼酢饗食牢積之綱維於大行人舉之禮籍貢獻郊勞賑館承擯受幣聽辭之節目於小行人具之牢禮飧獻飲食之等數於掌客詳之而凡介行人宰史之飧饔餼備具焉以皆王官之所共也王朝於聘使既無饗食之禮則三職中無可列者司儀通掌九儀則諸侯之臣相爲國

客舍此無可見者矣而公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者當得一饗其禮終無所見也故於掌客職著諸公三饗三食三燕諸侯再饗再食再燕以與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相參則惟公之孤尚得比小國之君而有饗亦可推矣經文之簡嚴而精密如此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經言同等之國君相朝卿大夫相聘之禮而

未及大小之國相朝相聘者故統舉四方之賓
客而以從其爵而上下包之
凡行人之儀
司儀掌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故
行人受儀法焉
行夫
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
不曰吉凶而曰媺惡者如王小有問勞雖媺而
不得謂之吉小有弔慰雖惡而不得謂之凶蓋

但以言辭慶恤而無禮幣者與

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勞辱之事非行夫所可自執當徵役於所居之

國而行人不自徵何也王朝特遣之使居其國

久則有司使隷聽事必有常經不待賓之徵令

行人周流方嶽居日甚少則勞辱事亦甚稀間

一有之則使行夫徵於其國之有司可矣使注

兼大行人非也小行人四人平時皆不爲聘使

司士職作士適四方爲介爲卿大夫聘問之介

也此曰使則介之者惟十有一年小行人使適四方以協禮事則行夫爲之介耳居於其國謂介行人而居所適之國也使則介之宜列居於其國之前而倒其文何也明居其國則以屬士而掌長官之事至奉書將命時則遂爲之介別無他職之士與之俱也

環人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

疆

逆賓於疆、及宿令橐、歸送亦如之、掌訝之職也、而又設環人者、所以待過賓於王畿而之列國者、故曰通賓客、又曰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曰門關無幾、送逆及疆、則非止而有事者明矣、曰環人者環四境而待過賓以達之於四方也。

象胥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之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

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此下三節、皆小行人錯簡、蓋貳之職事、常與正相差、大喪大行人詔相諸侯之禮。則詔相國客。必小行人也。凡諸侯之王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則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必小行人也。小行人職主國客、且使適四方、無國不到、於諸侯之望。卿大夫士庶子之選、知之必詳。故有王事則主作之。　王有事於畿外、軍旅則有各守其疆而不調發者。會同

則有以喪疾不能朝於王所者。各使國卿問王起居故受其幣、卿大夫士庶子皆諸侯之從者若王朝之卿大夫士則贊王命而戒之者冢宰王朝之士庶子作之者諸子無爲復別設官以掌之

掌客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大合諸侯則其長必二王之後也故備天子儀

物示賓而不臣、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

觀此經、則知王巡守至方嶽、合諸侯而考禮度、布政教、乃殷同之正禮、宗伯職殷見曰同、大行人職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正謂此也。蓋一歲而徧於四嶽。則天下之政盡施矣。注所云王不巡守而徧召六服之諸侯、或王冲幼篤老、喪疾頻

仍、閒一有之。乃事之變。而禮必有異。注乃限以十二歲當時巡之年、誤矣、詳見大行人職。羣儒多不用注義、謂王至方嶽而合諸侯、土國始共具、蓋以涂所經過、令百官百牲皆具、疑太煩擾耳、不知王巡守而過諸侯之國都、自當舍其祖廟、即經其四鄙、惟帷宮旌幕。王官可自具耳。飧牽委積。不以令守國者。將焉取之。且名曰百牲。然牛羊豕而外、亦不過魚腊乘禽、及陸產水物、合之爲百品耳。周語鄰使過賓、百官各以物

至況王巡守君親監之百官尙有不各共其職事者乎凡此類乃好以私意小知妄立異說而不求之事理之實也

上公五積皆眡飧牽

積用飧之半以爲禮也生而致之一夕遷次不盡用也始至則飧熟腥並陳嗣致饔餼飧牽並陳固是禮有大小亦順事之宜以道賓耳　司儀職既詳相爲賓之儀而此職第言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牢禮餼獻飲食皆以爵等

爲之數而不辨致禮者爲王朝爲鄰國則上下同之明矣。

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

注謂君用脩臣用牢非禮疑有脫誤非也問皆以脩不聞有牢大國之孤尙不問則餘可知矣。蓋二句各言一事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乃承上經致積而言惟上公有加禮故從者積皆有牢侯伯已下之從者則皆共積而不盡有牢矣。下經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惟上公曰爲

之牢禮之陳數侯伯子男則第曰爲之禮正以
皆有禮而不盡有牢耳積出入皆致於禮爲極
故獨於上公之從者舉例飱饔餼皆以爵等則
積亦視之可知矣其義蓋互相備

三饗三食三燕

掌客獨詳諸侯相爲賓之禮何也積飱饔餼壹
視其爵等以爲陳數不容有異上公五積三問
侯伯四積再問子男三積一問已見於大行人
職則天子所以禮諸侯不異於諸侯之相禮明

矣惟饗食燕則侯國可行而王朝決不能行蓋諸侯世相朝雖同方嶽其事甚稀故可致其殷洽若六服羣辟朝覲宗遇絡繹來庭天子隨時旅見即一饗一食一燕亦旬日無虛矣故行人第列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而燕亦不之及也若會同衆至則受享禮賓皆於壇同日而畢事惟燕禮可舉於國中或即於壇饗食各以幣致蓋王燕諸侯毛則可以同日而畢事也　大行人惟言饗食司儀及掌客始兼言燕者大行人掌

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惟饗食爲待諸侯之正禮、燕則王所以親公卿大夫、而兼用於羣侯、司儀、通掌九儀、掌客專掌四方賓客之供具、則於燕不得獨遺矣、注引聘禮不過謂以幣致耳、賈氏公彥遂訓饗食嚴而燕褻、故無幣致之禮、覲禮疏又云燕亦以幣致、自相牴牾、聘禮所以不言燕者、蓋饗燕皆有酬幣、言饗幣則燕如之耳、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

之陳數

注謂若以命數則參差難等止以卿大夫士爲差非也曰以其爵等則各以三等之國卿大夫爵之相當者爲等明矣三等之國皆曰以其爵等正爲卿大夫士之爵同而其等各異也若惟以爵而不辨其等則總之曰皆以爵爲之陳數其義乃明而其文三見於辭爲贅而義轉難通矣羣士之等難差則各量其所用之物以致之是則可云殺小禮耳若如注說子男之卿陳數

與君同則紊大禮矣朝覲饗食所以正君臣之位明尊卑之等也不宜有此瀆亂不經之禮繹於大牢特牛必特見之上公之饔介行人宰史曰有牢是羊豕必具也其下曰有飧饔餼則惟特豕耳蓋不惟禮有隆殺物生之數本有多寡也

夫人致禮

此亦惟侯國之禮則然蓋世一朝其事至稀故夫人於壺㮨籩豆之外致膳致饗致食壹與主

君同若王后行此則日不暇給而理亦非宜故見於天官者惟酒正掌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所具者壺漿寺人職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帥女宮而致於有司所具者不過壺漿籩豆內宰致禮惟此而已宰夫掌賓客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外饔掌賓客之飧饔饗食而無一語及后夫人則絕無膳獻饗食之禮可知矣至大行人職后從王而再祼者惟上公蓋二王之後以敵禮待之伯侯一祼則后不與矣況別致膳與饗食乎

侯伯四積皆眡飧牽

自侯伯已下不復言羣介行人宰史之牢何也、見於經者惟二王之後爾上公故從者之積牲牢備具若侯伯已下之從者道積皆有牢不獨物力難周奔走執事者亦日不暇給矣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言三積而不言牢則其餘使臣之積不過量所應用以致之必有牲餼而不備牢禮可知矣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

之

王賓諸侯、諸侯相爲賓、大行人掌客各見其半、以示上下同之、而諸臣從君而爲介特聘而爲使、王朝及主國所以禮之亦同、以飱饔牢積之数、壹以其人之爵命爲準故也、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在野、如會同爲壇於國外、受饗禮賓、皆於壇、有燕而無饔食是也、以是推之、則巡守殷國其主

國亦惟王官共億而羣侯來會者禮必從殺可
知矣
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
注殯饔餼正禮主人致之則受非也君有喪臣
從服喪食上下同之賓受之則無用主人致之
則不誠非遭主國之喪之比也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禮不當受則主人不以熟致非致而不受也
掌訝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

爲前驅而入

必與訝士俱以設有暴客者可即時拮搏且訝士掌侯國之獄訟既入王畿即賓客之從者自有鬬爭亦不敢自治而歸於訝士也

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

國賓客將至往逆時已關於野廬氏矣及身經其地又申令守涂地之人使聚欜耳應致積之地其積早委焉掌訝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則

隨地可致故以屬之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

注謂賓客之治爲正貢賦理國事非也邦國之貢冢宰致之其典冢宰施之地法司徒頒之禮事宗伯令之獄訟司寇定之役事司空戒之而又使司馬兼董焉非訝士所得治明矣訝士掌四方之獄訟邦有賓客則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導之有治則贊之蓋或賓客之僕隸厮輿與邦人有爭或賓客之屬自犯法禁其在王朝皆

不敢自治而以歸於掌訝掌訝使訝士治之訝士職曰有治則贊之即贊掌訝也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春秋以爲非常而志之則周之舊典可知矣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不曰則而曰有者大國之君有卿訝而小國之君可以大夫訝大國之卿有大夫訝而小國之卿可以士訝若小國之大夫及列國之士則雖

有訝者而非命士矣知然者列國之士天子無使命士往訝之義也司士職會同賓客作士從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則訝列國之士者其諸王朝未授職之士與庶子與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凡訝者謂上所云卿大夫士皆待賓至國而後往非若掌訝之逆於疆也掌訝惟至於朝詔其位而已此訝者則詔相其禮事掌訝及退爲之前驅而已若賓有治王有令於賓則此訝者通

掌之。

掌交

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

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

萬民所聚、謂其國之大都會也、四海九州、山陬海澨、掌交何能徧至。惟於民聚之地道王之德意。然後可樹之風聲、播傳幽隱。

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

說、論說也、蓋或自言其利害、或議政事之得失。

有不能達於王及國君者皆為達之是之謂士

傳言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注通事謂朝覲聘問非也朝覲聘問禮有常經無為別設官以掌之蓋非朝聘之期而鄰國有事欲相通則因王官之巡行而達其意也其事如通防交羅聯婚姻詰逋逃之類　九稅司徒所掌也九禮宗伯所須也九牧冢宰所建也九

禁九戎司馬所專也而使刑官之屬諭之者蓋邦國不能率由典常則刑禁及之刑禁不能施則兵戎詰之與司馬九法兼備五官之職其義畧同冬官雖亡而見於尚書者曰居四民時地利其法惟始立國用之建國之後未有無故而變冬官之法者故不之及也

朝大夫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上文國事故乃天子所施爲故日聽之以告其

君長使知王之所好惡辟行之也此此政令則施於都家者

凡都家之治於國者

方士職曰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則此職所謂治乃請事而非獄訟可知矣此職曰治於國則掌訝職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乃治賓客之從者與邦人之爭訟而非賓客以事請可知矣

李光坡曰自大司寇小司寇士師三長官而下

畿內之獄訟、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主之、六服之獄訟、訝士主之、次以朝上者、斷獄弊訟、皆於外朝也、次以司民者、見民者天之所司、王之所敬、刑罰不可以不中也、獄訟既弊、有五刑以麗其辟、故次司刑、有刺宥以議其輕重、故次司刺、有大亂獄、則故府之藏可覆視、故次司約、有疑獄不決、則質之明神、故次司盟、於是罪輕而贖刑者、則職金受其入、罪重而拏戮者、則司厲執其淫刑直而求麗於法者、則司圜收教、已麗於法、

則囚而刑殺、故掌囚掌戮次之、從坐者恕其死、因任以事、故司隸罪隸次之、蠻閩夷貉之隸、或得之征伐、亦以類附焉、犬人於司厲者、司厲治盜、犬能逐盜者也、雖然刑非得已也、禁於未發則民安而上不煩、故布憲申禁於天下、禁殺戮禁暴氏司禁於國中、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所以使行者無害、死者有主、陸走者無險阻、水浮者不沈溺、時其宵晝行止以節、皆道路之禁也、司烜氏條狼氏脩閭氏、皆祭祀軍

旅之禁也、自冥氏至庭氏十二職、草木鳥獸、爲民害者、驅而除之、義之盡也、繼以銜枚氏司囂者無端歌哭、雜氣妖聲不祥也、於是刑事盡矣、次以伊耆氏、耆秋養耆老故也、次以大行人等官者賓位於西北、天地之義氣屬秋也、朱子曰、凡諸侯朝覲會同、禮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涖刑、故屬焉、賓客見王則有儀、故司儀次之、而行夫掌小事、環人主送逆、象胥掌四夷國使、以類附焉、賓客朝見、有饔飧牢禮之歸、故掌客次

之賓客自來至去皆有訝故掌訝終焉掌交所

以諭王志於天下之邦國也掌交已下所以達

王事於畿內之都家也